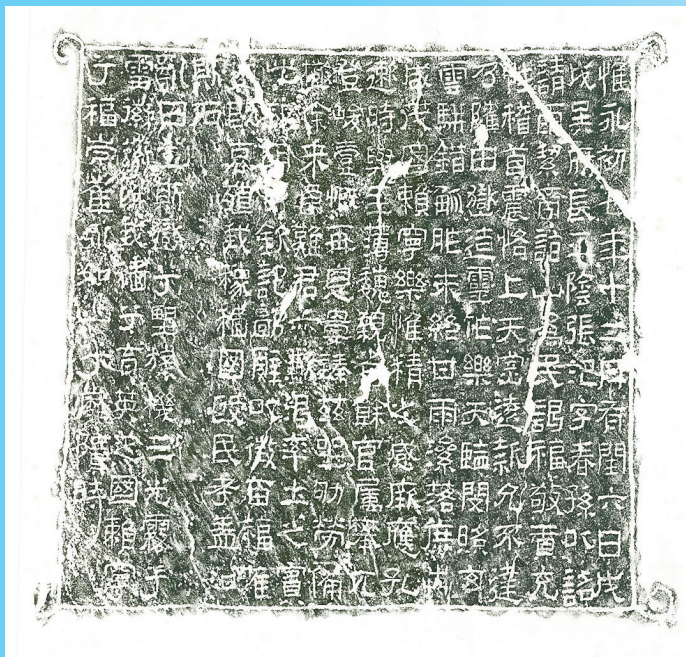


在山石上，看到近两千年前的吴房



摩崖石刻拓片



摩崖石刻

文/图 全媒体记者 李贺建

我们已经无从知晓那一年的吴房县遭遇了怎样的旱情，只能从摩崖的文字里拼凑出近2000年前的焦灼：自开春以来连续3个月滴雨未下，汝河支流的河床裂成了龟甲，田地里的冬麦枯得能点着火，乡里的老人带着孩子到龙王庙拜了一次又一次，供品摆了满桌，天上还是一丝云都没有。

时任吴房县主官的张汜坐不住了。这个出身汝南张氏的读书人，上任不过两年，此前处理过匪患、修过乡学，唯独没见过这么严重的旱情。属吏劝他等郡守的指令，他摇了摇头：“民命悬于天，等公文下来，庄稼都旱没了。”

那年的4月16日，张汜换了素色的深衣，带着县丞、功曹和十几个乡老，一路步行往石龙山走。汉代人相信高山是离天最近的地方，山神能传达人间的诉求。那天的山风很大，吹得众人衣袂猎猎作响，张汜捧着祭文走在最前面，走到山顶的开阔处，对着天空跪下，一字一句念出了为百姓求雨的祷文：“愿上天垂怜，降甘霖于吴房，民敢不奉祀以报？”

摩崖上没有写他那天在山顶跪了多久，只记载了祷文念完没多久，天边就涌起了乌云，没过半个时辰，淅淅沥沥的雨就落了下来，而且一下就是3天，“雨雪连降，麦禾复苏”，全县的百姓都跑到街上，踩着积水欢呼。

雨停之后，张汜特意请来郡里最好的石匠，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刻在了石龙山的崖壁上。他没有刻意夸耀自己的功绩，全文195字，一半写旱情的严峻，一半写对上天的感念，最后只在角落处落了自己的名姓：“吴房长张汜，字孟春，率众祈雨，应时而降。”

他或许从来没想到，这块不怎么起眼的摩崖石刻，会在近2000年后，成为后人触摸汉代吴房最生动的入口。

摩崖里的汉代烟火

在《张汜雨雪辞》被发现之前，我们对汉代吴房的认知大多停留在《汉书》的寥寥数语里：“吴房县，故房子国，楚封夫概于此，属汝南郡。”除此之外，只有零星出土的汉代陶片、铜印等，能证明这个古县曾经的存在。而这块不足半平方米的摩崖石刻，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公元二世纪初吴房县的生活图景。

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汉代的地方治理逻辑。作为一县之长的张汜，遇到灾荒首先想到的不是上报推诿，而是主动带领属吏祭山祈雨，这和《后汉书》里记载的“汉代长吏需亲掌民政，凡水旱和蝗灾皆需亲赴祭祀”的制度完全吻合。摩崖里提到的随从人员有“丞赵福、功曹史吴忠、啬夫尹兴”，刚好对应了汉代县一级的官僚体系：丞掌文书，功曹掌人事，啬夫掌赋税，整个团队配置清晰，说明当时汝南郡的地方行政体系已经十分成熟。

更有意思的是摩崖里提到的“雨雪”。后世很多人以为这里的“雨”是动词，“雨雪”就是下雪，但结合永初七年的时间点和汝南的气候，4月下雪的概率极低，这里的“雨雪”更可能是指雨夹雪，或者是对“降雨”的敬称。这也为研究东汉时期的豫南气象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：公元二世纪初，驻马店地区的春季气温比现在略低，而且容易出现极端干旱天气，和史书记载的“东汉中期气候转冷”的结论刚好能互相印证。

当然，最让书法界兴奋的还是摩崖上的文字。195个隶书字，结体方整，笔力雄健，既有官方隶书的规整，又带点山野刻石的朴拙，和著名的《石门颂》《西狭颂》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，又带着明显的汝南地域特色。汝南郡是当时的文化重镇，曾出过不少书法名家，这块摩崖石刻的出现，填补了豫南地区东汉隶书研究的空白，不少书

法爱好者特意驱车进山，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些近2000年前的笔画。

考古工作者后来在摩崖周边又进行了3次勘探，虽然没有发现更多的石刻，却找到了汉代的祭台遗址、碎陶片，甚至还有几个疑似当年石匠住过的山洞。可以想象当年的场景：祈雨成功之后，石匠们带着工具住进山里，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崖壁磨平，一笔一笔把文字刻上去，张汜还特意来查验过，临走时给石工们塞了几串五铢钱，山风漫过崖顶，卷云纹的线条在阳光下闪着温润的光。

汉代官方摩崖石刻孤品

《张汜雨雪辞》的消息公布之后，整个河南考古界都震动了。在此之前，河南境内发现的汉代摩崖石刻不少，但大多是民间的题记、造像，官方刊刻的叙事性摩崖石刻，这是独一份，是当之无愧的“汉代官方摩崖石刻孤品”。

为什么这块摩崖石刻这么珍贵？要知道，汉代距今，很多木质、纸质的文物早就腐烂在土里，能留存下来的文字资料少之又少。官方刊刻的摩崖石刻，内容经过核对，信息准确，几乎可以当作正史来读。而且这块摩崖石刻没有经过后世的破坏，字口清晰，内容完整，连刊刻的具体年月都写得明明白白，这样的文物，其价值怎么估量都不为过。

更难得的是它的“在地性”。很多人对驻马店的历史印象，大多停留在“天中文化”“蔡国故地”，而《张

汜雨雪辞》的出现，把驻马店的汉代历史从文献上落到了实地。原来近2000年前，这里的地方官会为了百姓的收成徒步登山祈雨，这里的石匠能刻出这么精美的隶书，这里的民众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祭祀习俗，这些鲜活的细节，比任何通史课本里的描述都更动人。

山石永不沉默

我曾在一个初秋的下午去看过这块摩崖石刻。站在它面前的时候，阳光刚好斜照过来，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字像活过来一样，我甚至能从字里行间看到张汜穿着深衣跪在山顶的样子，看到石匠举着凿子敲下第一锤时溅起的火星，看到近两千年前的吴房百姓在雨里欢呼的笑脸。

我们总说“金石永寿”，其实哪里是石头长寿，是刻在石头里的精神永远不会消失。张汜不是什么名留青史的大官，《后汉书》里甚至没有他的名字，但他为百姓做的这件事，被刻在了石头上，被后人记住了。他身上那种“为官一任，安民一方”的担当，那种对天地的敬畏、对民众的悲悯，打动了今天的我们。

而这块静静立在石龙山里的摩崖石刻，也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，看着吴房县变成了后来的遂平县，看着汝河的水涨了又退，看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世世代代耕耘、生活，遇到灾荒就互相扶持，遇到丰年就载歌载舞。它知道所有的历史，所有的故事，只是不说，等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读。